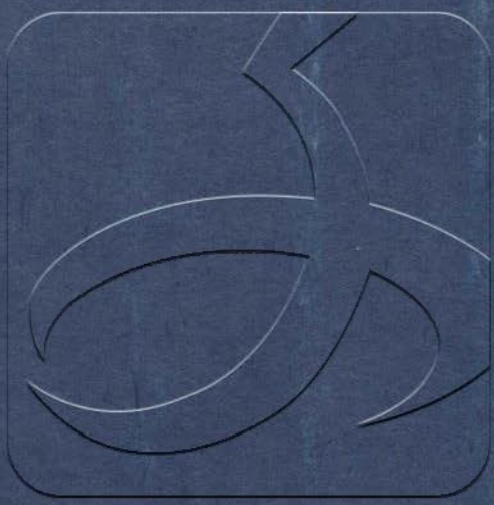




影宋本尚書正義

四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學

校

尚書注疏卷第四

大禹謨第三

虞書

孔氏傳

皋陶矢厥謨

也矢陳

禹成厥功

陳其成功

帝舜申之

重

也重美二子之言

作大禹皋陶謨

大禹謨九功九德

益稷

九三

疏

皋陶至益稷

正義曰

皋陶為帝舜陳其謀禹為帝

舜陳已成所治水之功帝舜因其所陳從而重美之

史錄其辭作大禹皋陶

二篇之謨又作益稷之篇凡

三篇也篇先大禹序先言皋陶者皋陶之篇皋陶自

先發端禹乃然而問之皋陶言在禹先故序先言皋

陶其此篇以功大為先故先禹也益稷之篇亦是禹

之所陳因皋陶之言而禹論益稷在皋陶謨後故後

其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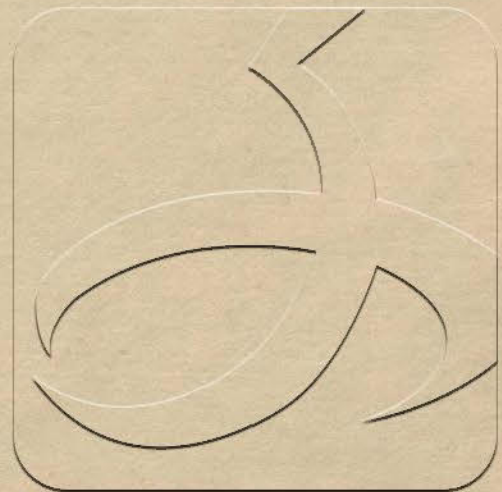
傳矢陳也

正義曰

矢陳釋詁文

傳陳其

長



之

公

由

也

成功正義曰此是謨篇禹成其功陳其言耳蒙上
 矢文故傳明之言陳其成功也序成在厥上傳成在
 下者序順上句傳從便文故倒也傳申重至之言
 正義曰申重釋詁文大禹謨云帝曰俞地平天成
 時乃功又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于予政時乃功
 懋哉益稷云迪朕德時乃功皆是重羨二子之言也
 傳大禹至九德正義曰二篇皆是謨也序以一
 謨摠二篇故傳明之大禹治水能致九功而言謨以
 其序有謨文故云謨也傳凡三篇正義曰益稷為
 亦大禹所謀不言謨者禹謀言及益稷非是益稷為
 謀不得言益稷謨也其篇雖有夔曰夔言樂和本非謀慮不得謂之夔謨大禹謨禹稱大
 謨謀也**疏**傳禹稱至謀也正義曰餘文單稱禹而此
 功實大禹與臯陶不等史加大其功使異於臯陶於
 此獨加大字與臯陶並言故也謨謀釋詁文此三篇

皆是舜史所錄上取堯事下錄禹功善於堯之知己
 又羨所禪得人故包括上下以為虞書其事以類相
 從非由事之先後若其不然上篇已言舜死於此豈
 死後言乎此篇已言禪禹下篇豈受禪後乎明史以
 類聚為文計此三篇禹謨最在後以禹功大故進之
 於先孟子稱舜薦禹於天士有七年則禹攝一十七
 年舜陟方乃死不知禹征有苗在攝幾年史曰若稽
 述禹之行事不必以攝位之年即征苗民也曰若稽
 古大禹順考古道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外言其
 文德教命內**疏**曰若至于帝正義曰史將錄禹之
 則敬承堯舜**疏**事故為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案古
 道而言之者是大功之禹也此禹能以文德教命布
 陳於四海又能敬承堯舜外布四海內承二帝言其
 道周備傳順考至言之正義曰典是常行謨是
 言語故傳於典云行之於謨云言之皆是順考古道

也 傳言其至堯舜 正義曰敷於四海即敷此文
命故言外布文德教命也四海舉其遠地故傳以外
內言之祇訓敬也禹承堯舜二帝故云敬承 曰后克
堯舜傳不訓祇而直言敬以易知而略之

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能敏疾也

君難為臣不易則其政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

治而眾民皆疾修德 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用所也善言無所伏言必

安稽于眾舍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

帝時克 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伏遂稱堯德以

人所 重 **䟽** 曰后至時克 正義曰禹為帝舜謀曰君能

重難其為君之事臣能重難其為臣之職則

上之政教乃治則下之眾民皆化而疾修其德而帝
曰然信能如此君臣皆能自難並願善以輔己則下

之善言無所隱伏在野無遺逸之賢賢人盡用則萬
國皆安寧也為人上者考於眾言觀其是非舍己之

非從人之是不苛虐鰥寡孤獨無所告者必哀矜之
不廢棄困苦貧窮無所依者必愍念之惟帝堯於是

能為此行餘人所不能言克艱之不易也 傳敏疾
至修德 正義曰許慎說文云敏疾也是相傳為訓

為君難為臣不易論語文能知為君難為臣不易則
當謹慎恪勤求賢自輔故其政自然治矣見善則用

知賢必進眾民各自舉則皆疾修德矣此經上不言
禹者承上禹事以可知而略之 傳攸所至下安寧

正義曰攸所釋言文善言無所伏者言其必用之也
言之善者必出賢人之口但言之易行之難或有人

不賢而言可用也故嘉言與賢異其文也如此用善
言任賢才在位則天下安 傳帝謂至所重 正義

曰舜稱爲帝故知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伏以爲堯乃能然故遂稱堯德以成其義此禹言之義以堯之聖智無所不能惟言其考衆從人矜孤愍窮以爲堯之美者此是凡人所輕聖人所重不虐不廢皆謂矜撫愍念之互相通也王制云少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故此無告是彼四者彼四者而此惟言孤者四者皆孤也言孤足以摠之言困窮謂貧無資財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益因舜言又美堯也廣謂所覆者大運謂所及者遠聖無所不通神妙無方文經天地武定禍亂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眷視奄同也言堯命所以**疏**益曰至下君正義曰益承帝言歎美堯勉舜也德曰嗚呼帝堯之德廣大運行乃聖而無

所不通乃神而微妙無方乃武能克定禍亂乃文能經緯天地以此爲大天顧視而命之使同有四海之內爲天下之君傳益因至禍亂正義曰廣者闊之義故爲所覆者大運者動之言故爲所及者遠洪範云睿作聖言通知衆事故爲無所不通案易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也又曰神妙無方此言神道微妙無可比方不知其所以然易又云陰陽不測之謂神謚法云經緯天地曰文克定禍亂曰武經傳文武倒者經取韻句傳以文重故也傳者春視至勉舜正義曰詩云乃眷西顧謂視而迴首說文亦以眷爲視奄同釋言文益因帝言盛稱堯善者亦勸勉舜冀之必及堯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迪道也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
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其言虞度也無億

度謂無形戒於無形備
慎深秉法守度言有恒
罔遊于逸罔淫于樂

淫過也遊
逸過樂敗德之原富
貴所忽故特以為戒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

成百志惟熙
一意任賢果於去邪疑則勿
罔違道

以千百姓之譽
千求也失道求
罔拂百姓以從己

之欲
犯衆興禍故戒難成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言天子常

戒慎無怠情荒廢
疏
禹曰至來王正義曰禹因

則四夷歸往之
益言謀及世事言人順道則

吉從逆則凶吉凶之報惟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
言其無不報也益聞禹語驚懼而言曰吁誠如此
謂忽然而有當誠慎之無失其守法度使行必有

恒無違常也無遊縱於逸豫無過耽於戲樂當誠慎
之以保已也任用賢人勿有二心逐去回邪勿有疑

惑所疑之謀勿成用之如是則百種志意惟益廣也
無違越正道以求百姓之譽無反戾百姓以從己心

之欲常行此事無怠情荒廢則四夷之國皆來歸往
之此亦所以勸勉舜也傳迪道也正義曰釋詁文

傳先吁至有恒正義曰堯典傳云吁疑怪之辭此無
可怪聞善驚而為聲耳先吁後戒者驚其言之美然

後設戒辭欲使聽者精密其言虞度釋詁文無億度
者謂不有此事無心億度之曲禮云凡為人子者聽

于無聲視于無形戒于無形見之事言備慎深也安
不忘危治不忘亂是其慎無形也法度當執守之故

以秉法守度解不失言有恒也傳淫過至為戒正義曰
淫者過度之意故為過也逸謂縱體樂謂適心縱體在

於逸遊適心在於淫恣故以遊逸過樂為文二者敗
德之源富貴所忽故特以為戒傳于求至賤之

德之源富貴所忽故特以為戒

傳于求至賤之

傳于求至賤之

正義曰干求釋言文失道求名謂曲取人情苟悅衆意古人賤之傳咈戾至戒之正義曰堯典已訓

咈為戾彼謂戾朋儕此謂戾在下故詳其禹曰於帝文耳專欲難成犯衆興禍襄升年左傳文禹曰於帝

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政以德則民懷之水

火金木土穀惟修言養民之本正德利用厚生惟

和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厚九功惟叙九叙惟歌

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叙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

皆可歌樂乃德政之致以督之歌以勸之使政勿壞在此三

者而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

乃功而歎治曰平五行叙曰成因禹陳九功疏禹曰

功正義曰禹因益言又獻謀於帝曰嗚呼帝當念

之哉言所謂德者惟是善於政也政之所為在於養

民養民者使水火金木土穀此六事惟當修治之正

身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生此三事惟當諧和之修

和六府三事九者皆就有功九功惟使皆有次叙九

事次叙惟使皆可歌樂此乃德之所致是德能為善

政之道終當不得怠惰但人雖為善或寡令終故

當戒勅之念用美道使民慕美道行善又督察之用

威罰言其不善當獲罪勸勉之以九歌之辭但人君

善政先致九歌成辭自勸勉也用此事使此善政勿

有敗壞之時勸帝使長為善也帝答禹曰汝之所言

為然汝治水土使地平天成六府三事信皆治理萬

代長所恃賴是汝之功也歸功于禹明衆臣不及

傳歎而至懷之正義曰於歎辭歎而言念自重其

言欲使帝念之此史以類相從共為篇耳非是一時
之事不使帝念益言也禹謀以九功為重知重其言者
九功之言也傳言養至六府正義曰下文帝言
六府即此經六物也六者民之所資民非此不生故
言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也府者藏財之處六者貨
財所聚故稱六府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
並用之即是水火金木土民用此自資也彼惟五材
此兼以穀為六府者穀之於民尤急穀是土之所生
故於上下言之也此言五行與洪範之次不同者洪
範以生數為次此以相刻為次便文耳六府是民之
急先有六府乃可施教故先言六府後言三事也
傳正德至善政正義曰正德者自正其德居上位
者正己以治民故所以率下人利用者謂在上節儉
不為糜費以利而用使財物殷阜利民之用為民興
利除害使不匱乏故所以阜財阜財謂財豐大也厚
生謂薄征徭輕賦稅不奪農時令民生計溫厚衣食

豐足故所以養民也三者和謂德行正財用利生資
厚立君所以養民人君若能如此則為君之道備矣
故謂善政結上德惟善政之言此三者之次人君自
正乃能正下故以正德為先利用然後厚生故後言
厚生厚生謂財用足禮讓行也傳言六至之致
正義曰上六下三即是六府三事此摠云九功知六
府三事之功為九功惟叙者即上惟修惟和為次叙
事皆有叙民必歌樂君德故九叙皆可歌樂乃人君
德政之致也言下民必有歌樂乃為善政之驗所謂
和樂興而頌聲作也傳休美至而已正義曰休
美釋詁文又云董督正也是董為督也此戒之董之
勸之皆謂人君自戒勸欲使善政勿壞在此三事而
已文七年左傳云晉卻缺言於趙宣子引此一經乃
言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若吾子之德莫可
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言九功之德皆
可歌者若水能灌溉火能烹飪金能斷割木能興作

土能生殖穀能養育古之歌詠各述其功猶如漢魏
已來樂府之歌事歌其功用是舊有成辭人君修治
六府以自勸勉使民歌詠之三事亦然 傳水土至
不及 正義曰釋詁云平成也是平成義同天地文
異而分之耳天之不成由地之不平故先言地平本
之於地以及天也禹平水土故水土治曰平五行之
神佐天治物繫之於天故五行叙曰成洪範云鯀
洪水汨陳其五行 舜倫攸斃禹治洪水 舜倫攸叙是
禹命五行叙也帝因禹陳九功而歎 帝曰格汝禹
美之指言是汝之功明眾臣不及

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

揔朕師 八十九十日耄百年日期頤言己年老
厭倦萬機汝不懈怠於位稱揔我眾欲

使攝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

乃降黎民懷之

邁行種布降下懷歸也言己無
德民所不能依臯陶布行其德

下洽於民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

茲此
釋廢

也念此人在此功廢此
人在此罪言不可誣

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

惟帝念功

名言此事必在此義信出此心亦在此
義言臯陶之德以義為主所宜念之

疏

帝曰格至念功 正義曰此舜言將禪禹帝呼禹曰來
汝禹我居帝位已三十有三載在耄期之間厭倦於勤
勞汝惟在官不懈怠可代我居帝位揔領我眾禹讓之
曰我德實無所能民必不依就我也言己不堪揔眾也
臯陶行布於德德乃下洽於民眾皆歸服之可令臯陶
攝也我所言者帝當念之哉凡念愛此人在此功勞知
有功乃用之釋廢此人在此罪覺知有罪乃廢之言進人
退人不可誣也名目言談此事必在此事之義而名言

之若信實出見此心必在此心之義而出見之言已名
言其口出見其心以舉臯陶皆在此義不有虛妄帝當
念錄其功以禪之言臯陶堪攝位也 傳八十至使攝
正義曰八十九十日耄百年日期頤曲禮文也如舜
典之傳計舜年六十三即政至今九十五矣年在耄期
之間故並言之鄭云期要也頤養也不知衣服食味孝
子要盡養之道而已孔意當然 傳邁行至服之 正
義曰邁行降下釋言文又云懷來也來亦歸也種物必
布於地故為布也 傳茲此至可 誣 正義曰茲此釋
詁文釋為舍義故為廢也禹之此意欲令帝念臯陶下
云惟帝念功念是念功知廢是廢罪言念廢必依其實
不可誣罔也 傳名言至念之 正義曰名言謂已發
於口信出謂始發於心皆據欲舉臯陶必先念慮於心
而後宣之於口先言名言者已對帝讓臯陶即是名言
之事故先言其意然後本其心故後言信出以 帝曰臯
義為主者言已讓臯陶事非虛妄以義為主

陶惟茲且庶罔或干予正

或有也無有干

汝作士

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

弼輔期當也歎其能以刑輔教當於

治體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雖或行刑以殺止殺

終無犯者刑期於無所刑民皆合於大中之道是汝之功勉之

臯陶曰帝德罔愆

臨下以簡御眾以寬

愆過也善則歸君人臣之義

罰弗及嗣

賞延于世

嗣亦世俱謂子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及其賞道德之政

宥過

無大刑故無小

過誤所犯雖大必宥

罪疑惟輕功

疑惟重

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罪辜

經常司主也皋陶因帝勉已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也寧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愛之道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使我從心

所欲而政以治民動順上命

若草應風是汝能明刑之美

陶故述而美之帝呼之曰皋陶惟此羣目衆庶皆無敢有干犯我正道者由汝作士官明曉於五刑以輔成

五教當於我之治體用刑期於無刑以殺止殺使民合於中正之道令人每事得中是汝之功當勉之哉

皋陶以帝美已歸美於君曰民合於中者由帝德純善無有過失臨臣下以簡易御衆庶以優寬罰人不

及後嗣賞人延於來世宥過失者無大雖大亦宥之刑其故犯者無小雖小必刑之罪有疑者雖重從輕

罪之功有疑者雖輕從重賞之與其殺不辜非罪之人寧失不經不常之罪以等枉殺無罪寧妄免有罪也

由是故帝之好生之德下洽於民心民服帝德如此故用是不犯於有司言民之無刑非已力也帝又述

之曰使我從心所欲而為政以大治四方之民從我化如風之動草惟汝用刑之美言已知其有功也

傳弼輔至治體正義曰書傳稱左輔右弼是弼亦輔也期要是相當之言故為當也傳言當於治體言

皋陶用刑輕重得中於治體與正相當也傳雖或至勉之正義曰言皋陶或行刑乃是以殺止殺為

罪必將被刑民終無犯者要使人無犯法是期於無所用刑刑無所用此期為限與前經期義別而論語

所謂勝殘去殺矣民皆合於大中言舉動每事得中不犯法憲是合大中即洪範所謂皇極是也

傳愆

過至之義正義曰愆過釋言文坊記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是善則稱君人臣之義也臨下

過則稱已則民作忠是善則稱君人臣之義也臨下

據其在上禦衆斥其治民簡易寬大亦不異也論語云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是臨下宜以簡也又曰寬則得衆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是御衆宜以寬也傳嗣亦至及也正義曰嗣謂繼父世謂後胤故俱謂子也延訓長以長及物故延為及也傳辜罪至之道正義曰辜罪釋詁文經常司主常訓也臯陶因帝勉已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者自由帝化使然非已力也不常之罪者謂罪大非尋常小罪也枉殺無罪妄免有罪二者皆失必不得民心寧妄免大罪不枉殺無罪以好生之心故也大罪尚赦小罪可知欲極言不可枉殺不辜寧放有罪故也故言非常大罪以對之耳寧失不經與殺不辜相對故為放赦罪人原帝之意等殺無罪寧放有罪傳言帝德之善寧失有罪不枉殺無罪是仁愛之道各為文勢故經傳倒也洽謂沾漬帝曰來禹降水尙優渥洽於民心言潤澤多也

帝曰來禹降水尙

予成允成功惟汝賢

水性流下故曰下水尙戒也能成聲教之信成治水之功

言禹最賢重美之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

賢

滿謂盈實假大也言禹惡衣薄食卑其宮室而盡力為民執心謙沖不自盈大

汝惟不矜

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自賢曰矜自功曰伐言禹推善讓人而不失其能不有其勞而不失其功所以能絕衆人予懋乃德

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丕大也曆

數謂天道元大也大君天子舜善禹有治水之大功言天道在汝身汝終當升為天子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

執其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無考無信驗不詢專獨終

必無成故戒勿聽用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

后非眾罔與守邦民以君為命故可愛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言眾戴君以自存

君恃眾以守國相須而立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有位天子位可願謂道德之美困窮謂天民之無告者言為天子勤

此二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好謂賞善戎謂

伐惡言口榮辱之主慮而宣之成於一也疏帝曰來至不再正義曰帝

之水儆戒於我我恐不能治之汝成聲教之信能成治水之功惟汝之賢汝能勤勞於國謂盡力於溝洫

能節儉於家謂薄飲食卑宮室常執謙沖不自滿

溢誇大惟汝之賢也又申美之汝惟不自矜誇故天

下莫敢與汝爭能汝惟不自稱伐故天下莫敢與汝

爭功美功之大也我今勉汝之德善汝大功天之曆

運之數帝位當在汝身汝終當外此大君之位宜代

我為天子因戒以為君之法民心惟甚危險道心惟

甚幽微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汝當精心惟當一意信

執其中正之道乃得人安而道明耳又為人君不當

妄受用人語無可考驗之言勿聽受之不是詢眾之

謀勿信用之言民所愛者豈非人君乎民以君為命故愛君也言君可畏者豈非民乎君失道則民叛之故畏民也眾非大君而何所奉戴無君則民亂故愛君也君非眾人無以守國無人則國亡故畏民也君民相須如此當宜敬之哉謹慎汝所有之位守天子之位勿使失也敬修其可願之事謂道德之美人所願也養彼四海困窮之民使皆得存立則天之祿籍

長終汝身矣又告禹惟口之所言出好事興戎兵非善思慮無以出口我言不可再發令禹受其言也傳水性至美之正義曰降水洪水也水性下流故曰下水禹以治水之事儆戒於予益稷云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之事雖文在下篇實是欲禪前事故帝述而言之禹貢言治水功成云朔南暨聲教故知成允是成聲教之信成功是成治水之功也前已言地平天成是汝功今復說治水之事言禹最賢重美之也禹實聖人美其賢者其性為聖其功為賢猶易繫辭云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亦是聖人之事傳滿謂至盈大正義曰滿以器喻故為盈實也假大釋詁文言已無所不知是為自滿言已無所不能是為自大禹實不自滿大故為賢也論語美禹之功德云惡衣服菲飲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故傳引彼惡衣薄食卑其宮室是儉於家盡力為民是勤於邦

上言其功此言其德故再云惟汝賢傳自賢至衆人正義曰自言已賢曰矜自言已功曰伐論語云願無伐善詩云矜其車甲矜與伐俱是誇義以經有爭能爭功故別解之耳弗矜莫與汝爭能即矜者矜其能也賢能大同小異故自賢解矜老子云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故不矜伐而不失其功能此所以能絕異於衆人也傳至大至天子正義曰至大釋詁文曆數謂天曆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曆數謂天道鄭玄以曆數在汝身謂有圖錄之名孔無讖緯之說義必不然當以大功既立衆望歸之即是天道在身釋詁元訓為首首是體之大也易曰大君有命是大君謂天子也傳危則至其中正義曰居位則治民治民必須明道故戒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者徑也物所從之路也因言人心遂云道心人心為萬慮之主道心為衆道之本立君所以安人人心危則難安安民必須明道道心微則

難明將欲明道必須精心將欲安民必須一意故以
戒精心一意又當信執其中然後可得明道以安民
耳 傳無考至聽用 正義曰為人之君不當妄用
人言故又戒之無可考校之言謂無信驗不詢於眾
人之謀謂專獨用意言無信驗是虛妄之言獨為謀
慮是偏見之說二者終必無成故戒令勿聽用也言
謂率意為語謀謂豫計前事故互文也 傳民以至
而立 正義曰百人無主不散則亂故民以君為命
君尊民畏之嫌其不愛故言愛也民賤君忽之嫌其
不畏故言畏也 傳有位至汝身 正義曰上云汝終
陟元后命升天位知其慎汝有位慎天子位也道德
人之可願知可願者是道德之美也惟言四海困窮
不結言民之意必謂四海之內困窮之民令天子撫育之
故知如王制所云孤獨鰥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
告者此是困窮者也言為天子當慎天位修道德養
窮民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祿謂福祿籍

謂名籍言享大福保大名也 傳好謂至於一
正義曰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慶賞刑威曰君君出
言有賞有刑出好謂愛人而出好言故為賞善興
戎謂疾人而動甲兵故為伐惡易繫辭曰言語者
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必當慮之於
心然後宣之於口故成之於一而不可再帝言我
命汝升天位者是慮而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 枚
宣之此言故不可再 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
歷卜之而從其 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
吉此禹讓之志 龜 帝王立卜占之官故曰官占蔽斷昆後也官占
之法先斷人志後命於元龜言志定然後卜

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

習吉 習因也言已謀之於心謀及卜筮 禹拜稽首固

辭再辭帝曰母惟汝諧言母所以禁其辭禹有大功德故能諧和元后

之任疏禹曰至汝諧正義曰禹以讓而不許更請帝

汝之志先以定矣又詢於衆人其謀又皆同美矣我

後謀及鬼神加之卜筮鬼神其依我矣龜筮復合從

矣卜法不得因前之吉更復卜之不須復卜也禹猶

拜而後稽首固辭帝曰母母者禁止其辭也惟汝能

諧和此元后之任汝宜受之

義曰周禮有銜枚氏所銜之物狀如箸今人數物云

一枚兩枚則枚是籌之名也枚卜謂人人以次歷申卜

之似若枚數然然請卜不請筮者舉重也傳帝

王至後卜正義曰占是卜人之占而云官占者帝

王立卜筮之官故曰官占洪範稽疑云擇建立卜筮

人是帝王立卜筮之官周禮司寇斷獄為蔽獄是蔽

為斷也昆後釋言文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元龜

言志定然後卜也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

及卿士謀及庶人是先斷人志乃云謀及卜筮是後

命元龜元龜謂大龜也傳習因至枚卜正義曰

表記云卜筮不相襲鄭云襲因也然則習與襲同重

衣謂之襲習是後因前故為因也朕志先定言已謀

之於心龜筮協從是謀及卜筮經言詢謀僉同謀及

卿士庶人謀皆同心鬼神其依即是龜筮之事卜筮

通鬼神之意故言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謂卜得吉是

依從也志先定也謀僉同也鬼神依也龜筮從也四

者合從然後命汝卜法不得因吉無所復枚卜也如

帝此言既謀既卜方始命禹仍請枚卜者帝與朝臣

私謀私卜將欲命禹禹不預謀故不在更請卜也

傳言母至之任正義曰說文云母止之也其字從

女內有一畫象有姦之者禁止令勿姦也古人言

母猶今人言莫是言母者所以禁其辭令勿辭

正

共

福

共

福

共

福

共

福

月朔旦受命于神宗

受舜終事之命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神尊之

率百

官若帝之初

順舜初攝帝位故事奉行之

疏

正月至之初義曰舜即政三十

三年命禹代己禹辭不獲免乃以明年正月朔旦受終事之命於舜神靈之宗廟摠率百官順帝之初攝故事言與舜受禪之初其事悉皆同也此年舜即政三十四年九十六也傳受舜至尊之正義曰舜

典說舜之初受終于文祖此言若帝之初知受命即是舜終事之命也神宗猶彼文祖故云文祖之宗廟

文祖言祖有文德神宗言神而尊之名異而實同神宗當舜之始祖案帝繫云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

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勾芒勾芒生螭牛螭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即是舜有七廟黃帝為始祖

其顓頊與窮蟬為二祧敬康勾芒螭牛瞽瞍為親廟則文祖為黃帝顓頊之等也傳順舜至行之正

義曰若不得為如也舜典巡守之事言如初者皆言如不言若知此若為順也順舜初攝帝位故事而奉

行之其奉行當如舜典在璿璣以下班瑞羣后以上也其巡守非率百官之事舜尚自為陟方禹攝帝

位未得巡守此是舜史所錄以為虞書故言帝曰咨順帝之初奉行帝之事故自美禪之得人也

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三苗之民數干王誅率循徂往也不循帝

道言亂逆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

咸聽朕命會諸侯共伐有苗軍旅蠢茲有苗昏

迷不恭蠢動昏闇也言侮慢自賢反道敗德狎

先王輕慢典教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廢仁賢任姦佞民棄

反正道敗德義

不保天降之咎

言民叛天災之

肆予以爾眾士奉辭罰

罪

肆故也辭謂不恭罪謂侮慢以下事

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

尚庶

幾一汝心力

疏

帝曰咨至有勲攝位帝尊如故時有苗國不順帝曰

正義曰史言禹雖

洛嗟汝禹惟時有苗之國不循帝道汝往征之禹得帝命乃會羣臣諸侯告誓於眾曰濟濟美盛之有眾皆聽從我命今蠢蠢然動而不遜者是此有苗之君昏闇迷惑不恭敬王命侮慢典常自以為賢反戾正道敗壞德其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由此民弃叛之不保其有眾上天降之殃咎故我以爾眾士奉此譴責之辭伐彼有罪之國汝等庶幾同心盡力以從我命其必能有大功勲不可懈惰傳三苗至討之正義曰吕刑稱苗民作五虐之刑皇帝遏絕苗民無世在下謂堯初誅三苗舜典云竄三苗于三危謂舜

居攝之時投竄之也舜典又云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謂舜即位之後往徙三苗也今復不率命命禹徂征是三苗之民數干王誅之事禹率眾征之猶尚逆命即三苗是諸侯之君而謂之民者以其頑愚號之為民吕刑云苗民弗用靈是謂為民也吕刑稱堯誅三苗云無世在下而得有苗國歷代常存者無世在下謂誅叛者絕後世耳蓋不滅其國又立其近親紹其先祖絲既殛死於羽山禹乃代為崇伯三苗亦竄其身而存其國故舜時有被宥者復不從化更分北流之下傳云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其國在南方蓋分北之時使為南國君今復不率帝道率循徂往皆釋詁文不循帝道言其亂逆以其亂逆故命禹討之案舜典皆言舜受終之後萬事皆舜主之舜自巡守不稟堯命此言若帝之初其事亦應同矣而此言命禹征苗舜復陟方乃死與舜受堯禪事不同者以題曰虞書即舜史所錄明其詳於舜事略於堯禹也

傳會諸至之貌 正義曰軍旅曰誓曲禮文也隱八年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二伯二伯謂齊桓公晉文公也不及者言於時未之世有盟也左傳云平王與鄭交質二伯之前有質也穀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羨軍衆而言濟濟知是衆盛之貌 傳蠢動至討之 正義曰蠢動釋詁文釋訓云蠢不遜也郭璞云蠢動爲惡不謙遜也日入爲昏是爲闇也動爲惡而闇於事言其所以宜討之 傳狎侮至德義 正義曰侮謂輕人身慢謂忽言語故爲狎侮先王輕慢典教侮慢義同因有二字而分釋之論語云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則狎侮爲異旅爇云狎侮君子則狎侮意亦同鄭玄云狎慣忽也慣見而忽之是侮之義傳取狎侮連言之慢先王典教自謂己賢不知先王訓教道者物所由之路德謂自得於心反正道從邪徑敗德義毀正行

也 傳廢仁賢任姦佞 正義曰雖則下愚之君皆云好賢疾佞非知賢而廢之知佞而任之但愚人所好必同於民賢求其心佞從其欲以賢爲惡謂佞爲善故仁賢見廢姦佞被任此則昏迷之狀也 傳肆故至下事 正義曰肆故釋詁文所奉之辭即所伐之罪但天子責其不恭數其身罪因其文異而分之 傳尚庶至我命 正義曰釋言云庶幾尚也反以相解故尚爲庶幾 三旬苗民逆

命 旬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責舜不先有文誥之命威讓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之以兵所以生辭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 贊佐届至也益以此

義佐禹欲其 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自滿者人損之自謙

者人益之是 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

天之常道

于父母

仁覆愍下謂之旻天言舜初耕于歷山之時為父母所疾日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克已自

責不責於人

負罪引慝祗載見鼓目瞽夔首皐齋慄

瞽亦允若

慝惡載事也夔夔悚懼之貌言舜負罪引惡苟以事見于父悚懼齋莊父亦信

順之言能以至誠感頑父

至誠感神矧茲有苗

誠和矧况也至和感神况有苗

乎言

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

昌當也以益言為當故拜受而

然之遂還師兵入日振旅言整衆

帝乃誕敷文德

遠人不服大布文德以來之

舞千羽于兩階

千循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教舞于賓主階間抑武

事七旬有苗格

討而不服不討自來明御之者必有道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

荒服之例去京

疏

三旬至苗格衆而以師臨苗經三旬苗民逆帝

正義曰禹既誓於

命不肯服罪益乃進謀以佐於禹曰惟是有德能動上天苟能修德無有遠而不至因言行德之事自滿

者招其損謙虛者受其益是乃天之常道欲禹修德謙虛以來苗既說其理又言其驗帝乃初耕於歷山

之時為父母所疾往至于田日號泣于旻天於父母乃自負其罪自引其惡恭敬以事見父瞽瞍夔

夔然悚懼齋莊戰慄不敢言已無罪舜謙如此雖瞽瞍之頑愚亦能信順帝至和之德尚能感于冥神况

此有苗乎言其苗易感於瞽瞍禹拜受益之當言曰然然益語也遂還師整衆而歸帝舜乃大布文德舞

千羽于兩階之間七旬而有苗自服來至言主聖臣賢御之有道也傳旬十至生辭正義曰堯典云

三百有六旬是知旬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者責舜不先有文告之命威讓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

之以兵所以有苗得生辭也傳知然者昭十三年左傳論征伐之事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是用兵者先告不服然後伐之今經無先告之文而有逆命之事故知責舜不先有文告之命而即脅之以兵其文告之命威讓之辭國語亦有其事夫以大舜足達用兵之道而不為文告之命使之得生辭者有苗數干王誅逆者難以言服故憚之以威武任其生辭待其有辭為之振旅彼若師退而服我復更有何求為退而又不降復往必無辭說不恭而征之有辭而捨之正是柔服之道也若先告以辭未必即得從命不從而後行師必將大加殺戮不以文誥感德自來固是大聖之遠謀也 傳贊佐至致遠 正義曰禮有贊佐是助祭之人故贊為佐也届至也釋詁文經云惟德動天天遠而難動德能動遠又言無遠不届乃據人言德動遠人無不至也益以此義佐禹欲修德致遠使有苗自來也德之動天經傳多矣禮運

云聖人順民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如此之類皆德動之也 傳自蒲至常道

正義曰自以為蒲人必損之自謙受物人必益之易謙卦彖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

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蒲招損謙受益為天道之常也益言此者欲令禹修德息師持謙以

待有苗 傳仁覆至責於人 正義曰仁覆愍下謂之旻天詩毛傳文也旻愍也求天愍已故呼曰旻天

書傳言舜耕於歷山鄭玄云歷山在河東是耕於歷山之時為父母所疾故往於田日號泣于旻天何為

其然也孟子曰怨慕也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予既聞命矣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即吾不知矣

明高曰非爾所知也我竭力耕田供為子職而已父母不愛我何哉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

大舜見之矣言舜之號泣怨慕者克已自責不責於人也 傳慝惡至頑父 正義曰慝之為惡常訓耳

察邪

舜典已訓載為事以非常訓故詳其文夔夔與齋慄
共文故為悚懼之貌自負其罪引惡歸已事勢同耳
丁寧深言之敬以事見于父者謂恭敬自因事務須
見父恭敬以見夔夔然悚懼齋慄是見時之貌父亦
信順之者謂當以事見之時順帝意不悖怒也言能
以至誠感頑父者言感使當時暫以順耳不能使每事
信順變為善人故孟子說舜既被堯徵用堯妻之以三
女瞽瞍猶與象欲謀殺舜而分其財物是下愚之性
終不可改但舜善養之使不至于姦惡而已 傳誠
和至易感 正義曰誠亦成也成訓為皆皆能相從
亦和之義也矧况釋言文上言德能動天次言帝能感
瞽天以玄遠難感瞽以頑愚難感言苗民近於天而
智於瞽故言感天感瞽以况之天是神也覆動上天
言至和尚能感天神而况於有苗乎言有苗易感神
覆動天而不覆言瞽者以瞽雖愚猶是人類天神事
與人隔感天難於感瞽故舉難者以况之其實天與

瞽俱言難感以况有苗易於彼二者 傳昌當至整
衆 正義曰昌當也釋詁文禹以益言為當拜受而
已即還還不請者春秋襄十九年晉士甸帥師侵齊
聞齊侯卒乃還公羊傳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
夫是言進退由將不須請也或可當時請帝乃還文
不具耳兵入曰振旅釋天文與春秋二傳皆有此文
振整也言整衆而還 傳遠人至來之 正義曰遠
人不服文德以來之論語文也益贊於禹使修德而
帝自誕敷者言君臣同心大布者多設文德之教君
臣共行之也 傳干楯至武事 正義曰釋言云干
扞也孫炎曰干楯自蔽扞也以楯為人扞通以干為
楯名故干為楯釋言又云轟翳也郭璞云舞者持以
自蔽翳也故明堂位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戚斧也
是武舞執斧執楯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文舞
執籥故干羽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教不復征伐故舞
文德之舞於賓主階間言帝抑武事也經云舞干羽

即亦舞武也傳惟言舞文者以據器言之則有武有文俱用以為舞而不用於敵故教為文也 傳討而至百里 正義曰御之必有道者不恭而往征得辭而振旅而御之以道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此言來服則是不滅吳起言滅者以武侯恃險言滅以懼之辯士之說不必皆依實也知在荒服之例者以其地驗之為然禹貢五服甸侯綏要荒荒最在外王畿面五百里其外四服又每服五百里 是去京師為二千五百里

皋陶謨第四

虞書

孔氏傳

皋陶謨

謨謀也皋陶為帝舜謀

疏

傳謨謀至舜謀

正義曰

不對帝舜故言為帝舜謀將言為帝舜謀故又訓謨為謀以詳其文

曰若稽古皋陶

亦順考古道以言之夫典謨聖帝所以曰允迪厥德立治之本皆師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

謨明弼諧

行古人之德謀廣聰明以輔諧其政

禹曰兪如何

然其言問所以行

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

永

歎美之重也慎修其身思為長久之道

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

可遠在茲

言慎修其身厚次叙九族則衆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勵翼戴上命近可推而遠

者在禹拜昌言曰兪

以皋陶言為當

疏

曰若至曰

此道 曰史將言皋陶之能謀故為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案古道而言之者是皋陶也其為帝謀曰為人君者當信實蹈行古人之德而謀廣其聰明之性以輔諧已之政事則善矣禹曰然然其謀是也此當如何行

之臯陶曰嗚呼重其事而歎美之行上謀者當謹慎
 其已身而修治人之事思為久長之道又厚次叙九
 族之親而不遺棄則眾人皆明曉上意而各自勉勵
 翼戴上命行之於近而可推而至遠者在此道也禹
 乃拜受其當理之言曰然美其言而拜受之傳亦
 順至之則正義曰二謨其目正同故云亦順考古
 道以言也堯舜考古以行謂之為典大禹臯陶考古
 以言謂之為謨典謨之文不同其目皆云考古故傳
 明其意夫典謨聖帝所以立治之本雖言行有異皆
 是考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故史皆以稽古為端目
 但君則行之臣則言之以尊卑不同故典謨名異禹
 亦為君而云謨者禹在舜時未為君也顧氏亦同此
 解臯陶德劣於禹皆是考古以言故得同其題目但
 禹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臯陶不能然故此下更無
 別辭耳傳迪蹈至其政正義曰釋詁云迪道也
 聲借為導導音與蹈同故迪又為蹈也其德即其上

稽古故曰其古人也而臣為君謀故云言人君當信
 蹈行古人之德謂蹈履依行之也謀廣聰明聰明者
 自是己性又當受納人言使多所聞見以博大此聰
 明以輔弼和諧其政經惟言明傳亦有聰者以耳目
 同是所用故以聰明言之此曰上不言臯陶猶大禹
 為謀曰上不言禹鄭玄云以臯陶下屬為句則稽古
 之下無人名與之上三篇不類其矣傳歎美至之道
 正義曰案傳之言以修為上讀顧氏亦同也傳
 言慎至此道正義曰自身以外九族為近故慎修
 其身又厚次叙九族猶堯之為政先以親九族也人
 君既能如此則眾庶皆明其教而各自勉勵翼戴上
 命昭九年左傳說晉叔向言翼戴天子故以為翼戴
 上命言如鳥之羽翼而奉戴之王者率己以化物親
 親以及遠故從近可推而至千遠者在修己身親九
 族之道王肅云以眾賢明作輔翼之砥礪為羽翼鄭
 云厲作也以眾賢明作輔翼之砥礪為羽翼鄭曰

都在知人在安民

歎修身親親之道在知人所信任在能安民

禹曰吁

咸若時惟帝其難之

言帝堯亦以知人則哲安民為難故曰吁

知人則哲

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哲智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惠愛也

愛則民歸之

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

佞人亂真堯憂其敗政故流放

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孔甚也巧言靜

言庸違令色象恭滔天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

疏

皋陶曰都

正義曰皋陶以禹然其言更述修身親親之道歎而言曰人君行此道者在於知人善惡擇善而信任

之在於能安下民為政以安定之也禹聞此言乃驚而言曰吁人君皆如是能知人能安民惟帝堯猶其

難之況餘人乎知人善惡則為大智能用官得其人矣能安下民則為惠政衆民皆歸之矣此甚不易也

若帝堯能智而惠則當朝無姦佞何憂懼於驩兜之佞而流放之何須遷徙於有苗之君何所畏懼於彼

巧言令色為甚佞之人三凶見惡帝堯方始去之是知人之難傳哲智至歸之正義曰哲智釋詁文

舍人曰哲大智也無所不知知人之善惡是能官人惠愛釋詁文君愛民則民歸之傳孔甚至放之

正義曰孔甚釋詁文上句既言驩兜有苗則此巧言令色共工之行也故以堯典共工之事解之巧言靜

言庸違也令色象恭滔天也孔壬之文在三人之下摠上三人皆甚佞也苗言其名巧言令色言其行令

其文首尾互相見故傳通言之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傳不言共工故云

之徒以包之遷與憂畏亦互相承言畏之而憂乃遷之也四凶惟言三者馬融云禹為父隱故不言鯀也

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

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真偽則可知

亦

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載行采事也稱其人有德必言其所

行某事某事以為驗

疏

臯陶至采采難臯陶又言行之有術故言曰嗚呼人

正義曰禹既言知人為

性雖則難知亦當考察其所行有九種之德人欲稱薦人者不直言可用而已亦當言其人有德問其德

之狀乃言曰其德之所行某事某事以所行之事為九德之驗如此則可知也

曰言人性行有九德下文所云是也如此九者考察其真偽則人之善惡皆可知矣然則臯陶之賢不及

帝堯遠矣臯陶知有此術帝堯無容不知而有四凶在朝禹言帝難之者堯朝之有四凶晦迹以顯舜爾

禹言惟帝難之說彼甚佞因其成敗以示教法欲臯陶之志故舉大事以為戒非是此實甚佞堯不能

知也顧氏亦云堯實不以此為難今云難者俯同流俗之稱也 傳載行至為驗 正義曰載者運行之

義故為行也此謂薦舉人者稱其人其人有德欲使在上用之必須言其所行之事云見此人常行其某事某

事由此所行之事以為有德之驗論語云如有禹曰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是言試之於事乃可知其德

何問九德

臯陶曰寬而栗

性寬弘而能莊栗

柔而立

和柔而能

立立愿而恭

慤愿而恭恪

亂而敬

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敬

擾而毅

擾

也致果

直而溫

行正直而氣溫和

簡而廉

性簡大而廉隅

剛而

塞

剛斷而實塞

彊而義

無所屈撓動必合義

彰厥有常吉哉

彰

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

疏

禹曰至吉哉

正義曰臯陶既言其九德禹乃問其

品例曰何謂也皋陶曰人性有寬弘而能莊栗也和
柔而能立事也慤愿而能恭恪也治禮而能謹敬也
和順而能果毅也正直而能温和也簡大而有廉隅
也剛斷而能實塞也強勁而合道義也人性不同有
此九德人君明其九德所有之常以此擇人而官之
則為政之善哉 傳性寬至莊栗 正義曰此九德
之文舜典云寬而栗直而溫與此正同彼云剛而無
虐簡而無傲與此小異彼言剛失入虐此言剛斷而
能實塞實塞亦是不為虐彼言簡失入傲此言簡大
而有廉隅廉隅亦是不為傲也九德皆人性也鄭玄
云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
必有上上下下相協乃成其德是言上下以相對各令
以相對兼而有之乃為一德此二者雖是本性亦可
以長短自矯寬弘者失於緩慢故性寬弘而能矜莊
嚴栗乃成一德九者皆然也 傳慤愿而恭恪 正
義曰愿者慤謹良善之名謹愿者失於遲鈍貌或不

恭故慤愿而能恭恪乃為德 傳亂治至謹敬 正
義曰亂治釋詁文有能治者謂才高於人也堪撥煩
理劇者也負才輕物人之常性故有治而能謹敬乃
為德也愿言恭治云敬者恭在貌敬在心愿者遲鈍
外在矣上儀故言恭以表貌治者輕物內失於心故稱
敬以顯情恭與敬其事亦通愿其貌恭而心敬也
傳擾順至為毅 正義曰周禮太宰云以擾萬民鄭
玄云擾猶馴也司徒云安擾邦國鄭云擾亦安也擾
是安馴之義故為順也致果為毅宣二年左傳文彼
文以殺敵為果致果為毅謂能致果敢殺敵之心是
為強貌也和順者失於不斷故順而能決乃為德也
傳性簡至廉隅 正義曰簡者寬大率略之名志
遠者遺近務大者輕細弘大者失于不謹細行者不
修廉隅故簡大而有廉隅乃為德也 傳剛斷而實
塞 正義曰塞訓實也剛而能斷失於空踈必性剛
正而內充實乃為德也 傳無所至合義 正義曰

強直自立無所屈撓或任情違理失於事宜動合道
義乃為德也鄭注論語云剛謂強志不屈撓即剛強
義同此剛強異者剛是性也強是志也當官而行無
所避忌剛也執己所是不為眾撓強也剛強相近鄭
連言之寬謂度量寬弘柔謂性行和柔擾謂事理擾
順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柔克也愿謂容貌恭正亂謂
剛柔治理直謂身行正直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正直
也簡謂器量凝簡剛謂事理剛斷強謂性行堅強三
者相類即洪範云剛克也而九德之次從柔而至
剛也惟擾而毅在愿亂之下耳其洪範三德先人事
而後天地與此不同傳彰明至之善正義曰彰明
吉善常訓也此句言用人之義所言九德謂彼人常
能然者若暫能為之未成為德故人君取士必明其
九德之常知其入常能行之然後以此九者之法擇
人而官之則為政之善也明謂人君明知之王肅云
明其有常則善也言有德當有恒也其意亦言彼能

有常人君能明之也鄭云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日
常則成善人矣其意謂彼人自明之與孔異也

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

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
宣布夙早浚須也卿大

夫稱家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
思之須明行之可以為卿大夫

日嚴祗敬六德

亮采有邦

有國諸侯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
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為諸侯

翕受

敷施九德咸事俊又在官

翕合也能合受三六
之德而用之以布施

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
如此則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

百僚師師百工惟

時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
法百官皆是言政無非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凝
成

也言百官皆撫順五
行之時眾功皆成

疏

日宣至其凝
陳人有九德宜擇而官之此又

正義曰臯陶既

言官之所宜若人能日日宣布三德早夜思念而須
明行之此人可以為卿大夫使有家也若日日嚴敬
其身又能敬行六德信能治理其事此人可以為諸
侯使有國也然後摠以天子之任合受有家有國三
六之德而用之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得用事事
各盡其能無所遺棄則天下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
矣皆隨賢才任職百官各師其師轉相教誨則百官
惟皆是矣無有非者以此撫順五行之時以化天下
之民則眾功其皆成矣結上知人安民之意傳三
德至大夫正義曰此文承九德之下故知三德是
九德之內課有其三也周語云宣布哲人之令德宣
亦布義故為布也夙早釋詁文又云須待也此經之
意謂夜思之明旦行之須為待之意故浚為須也大
夫受采邑賜氏族立宗廟世不絕祀故稱家位不虛
受非賢臣不可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待明
行之如此念德不懈怠者乃可以為大夫也以士卑

故言不及也計有一德二德即可以為士也鄭以三
德六德皆亂而敬以下之文經無此意也傳有國
至諸侯義曰天子分地建國諸侯專為己有故
有國謂諸侯也祗亦為敬敬有二文上謂敬身下謂
敬德嚴則敬之狀也故言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
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為諸侯也諸侯大夫皆言日日
者言人之行德不可暫時捨也臣當行君之令故早
夜思之君是出令者故言敬身行德此文以小至大
摠以天子之事故先大夫而復諸侯傳翕合至在
官正義曰翕合釋詁文以文承三德六德之下故
言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此人為官令其布施政
教使此九德之人皆居官用事謂天子也任之所能
大夫所行三德或在諸侯六德之內但并此三六之
德即充九數故言九德皆用事謂用為大夫用為諸
侯使之治民事也大夫諸侯當身自行之故言曰宣
日嚴天子當任人使行之故言合受而用之其實天

子亦備九德故能任用三德六德也則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矣又訓為治故云治能馬王鄭皆云才德過千人為俊百人為人傳僚工至無非正義曰僚官釋詁文工官常訓也師師謂相師法也傳凝成至皆成正義曰鄭玄亦云凝成也王肅云凝猶定也皆以意訓耳文承百工之下撫于五辰還是百工撫之故云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則眾功皆成也五行之時即四時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土寄王四季故為五行之時也所撫順者即無教逸欲有堯典敬授民時平秩東作之類是也

邦 不為逸豫貪欲之常 **兢兢業業** 一日二日萬幾 **兢兢** 戒慎業業危懼幾微也 **無曠庶官** 天子人其代之言當戒懼萬事之微 **天叙有典** 勅我曠空也位非其人為空官言人代天叙有典勅我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

五典五惇哉 天次叙人之常性各有分義當勅正我五常之教使合于五厚厚天下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庸常自用也天次秩有禮當用我公

同寅協恭和衷哉 衷善也以五禮以接之使有常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五服天子諸侯而和善 卿大夫士之服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言天以五刑異所以命有德 言天以五刑

政事懋哉懋哉 言叙典秩禮命德討罪無刑宜 **政事懋哉懋哉** 非天意者故人君居天官聽政必當

治事不可 法又戒以居官之事上之所為下必效之以不自勉 **疏** 無教至懋哉 正義曰臯陶既言用人之

無教在下為逸豫貪欲之事是有國之常道也為人君當兢兢然戒慎業業然危懼言當戒慎一日二日之間

而有萬種幾微之事皆須親自知之不得自為逸豫也萬幾事多不可獨治當立官以佐已無得空廢眾官使才非其任此官乃是天官人其代天治之不可以天之官而用非其人又言典禮德刑皆從天出天次叙人倫使有常性故人君為政當勅正我父母兄弟子五常之教教之使五者皆醇厚哉天又次叙爵命使有禮法故人君為政當奉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接之使五者皆有常哉接以常禮當使同敬合恭而和善哉天又命用有九德使之居官當承天意為五等之服使五者尊卑彰明哉天又討治有罪使之絕惡當承天意為五等之刑使五者輕重用法哉典禮德刑無非天意人君居天官聽治政事當須勉之哉 傳不為至之常 正義曰母者禁戒之辭人君身為逸欲下則效之是以禁人君使不自為耳不為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也此文主於天子天子謂天下為國詩云生此王國之類是也 傳

兢兢至之微 正義曰釋訓云兢兢戒也業業危也戒必慎危必懼傳言慎懼以足之易繫辭云幾者動之微故幾為微也一日二日之間微者乃有萬事言當戒慎萬事之微微者尚有萬則大事必多矣且微者難察察則勞神以言不可逸耳馬王皆云一日二日猶日日也 傳曠空至其才 正義曰曠之為空常訓也位非其所職不治是為空官天不自治立君乃治之君不獨治為臣以佐之下典禮德刑無非天意者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是言人當代天治官官則天之官居天之官代天為治苟非其人不堪此任人不可以天之官而私非其才王肅云天不自下治之故人代天居之不可不得其人也 傳天次至天下 正義曰天叙有典有此五典即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也五者人之常性自然而有但人性有多少耳天次叙人之常性使之各有分義義宜也今此義慈友恭孝各有定分合於事宜此皆出天然

是為天次叙之天意既人君當順天之意勅正我
五常之教使合於五者皆厚以教天下之民也五常
之教人君為之故言我也五教徧於海內故以天下
言之傳庸常至有常正義曰庸常釋詁文又云
由自也由是用故自為用也天次叙有禮謂使賤事
貴卑承尊是天道使之然也天意既人君當順天
意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之貴賤有
常也此文主於天子天子至於諸侯車旗衣服國家
禮儀饗食燕好饗餼殮牢禮各有次秩以接之上言
天叙此云天秩者叙謂定其倫次秩謂制其差等義
亦相通上云勅我此言自我者五典以教下民須勅
戒之五禮以接諸侯當用我意故文不同也上言五
惇此言五庸者五典施於近親欲其恩厚五禮施于
臣下欲其有常故文異也王肅云五禮謂王公卿大
夫士鄭玄云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
民也此無文可據各以意說耳傳衷善至和善

正義曰衷之為善常訓也故左傳云天誘其衷說者
皆以衷為善此文合五禮之下禮尚恭敬故以五禮
正諸侯使同敬合恭而和善也鄭玄以為并上之禮
共有此事五典室家之內務在相親非復言以恭敬
恭敬惟為五禮而已孔言是也傳五服至有德
正義曰益稷云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是天
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其尊卑彩章各異於彼傳具
之天命有德使之居位命有貴賤之倫位有上下之
異不得不立名以此等之象物以彰之先王制為天
五服所以表貴賤也服有等差所以別尊卑也天
聰明自我民聰明言天因民而聽人君之行用民
為聰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天明可畏亦用民成其
明畏之效達于上下敬哉有土言天所賞罰惟善惡所
畏之效

不可不敬懼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其所陳九德以下

致行 禹曰兪劄乃言底可績然其所陳從而美之 皋

陶曰予未有知思曰替替其襄哉言我未有所知

徒亦贊奏上古行事言之因天聰至襄哉 正義

禹美之承以謙辭言之序曰此承上懋哉之下

言所勉之者以天之聰明視聽觀人有德用我民以

為耳目之聰明察人言善者天意歸賞之又天之明

德可畏天威者用我民言惡而叛之因討而伐之成

其明威天所賞罰達於上下不避貴賤故須敬哉有

土之君皋陶既陳此戒欲其言入之故曰我之此言

順於古道可致行不可忽也禹即受之曰然汝言用

而致可以立功重其言以深戒帝皋陶乃承之以謙

曰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我所言曰徒贊奏上

古所行而言之哉非已知思而所自能是其謙也

傳言天至聰明 正義曰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為

心此經大意言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聰明謂聞見也

天之所聞見用民之所聞見也然則聰明直是聞見

之義其言未有善惡以下言明威是天降之禍知此

聰明是天降之福此即秦誓所云天聽自我民聽天

視自我民視故民所歸者天命之大而言之民所歸

就天命之為天子也小而言之雖公卿大夫之任亦

言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也思字屬上句王肅云
贊贊猶贊奏也顧氏云襄上也謂贊奏上古行事而
言之也經云曰者謂我上之所言也傳不訓襄為上
已從襄陵而釋之故二劉並以襄為因若必為因孔
傳無容不訓其意言進習上古行事因贊成其辭而
言之也傳雖不訓襄字其義當如王說阜陶慮忽之
自云言順可行因禹美之即承謙辭一揚一抑言之
次序也鄭玄云贊明也襄之言暢言我未有所知所
思徒贊明帝德暢
我忠言而已謙也

尚書注疏經義卷第四

